

通俗小丛书

三个棉花姑娘

熊 达 编 写
湖北人民出版社



三个棉花姑娘

熊达编写

*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(武漢解放大道332号)

武漢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新出字第1号

新华书店武汉发行所发行

江汉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开· $\frac{2}{3}$ 印張·9,000字

1958年5月第1版

1958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10,000

統一书号: T7106·157

定 价: (5)0.07元

I 8
H5

称号的来由

1958年春天，广大农村沸腾起来了。“丰收再丰收，跃进再跃进”的口号喊得震天响。到处充满了革命干劲和丰收喜气。随县两水乡首义农业生产合作社也不例外。

过春节的时候，首义农业社的社员们扎了采莲船，沿村沿湾贺喜送福。采莲船划到沙湾，男女老少，围成一团，兴高采烈地唱开了：

采莲船哟哟，来得忙呀嗨嘿，大家恭贺呀喂哟，棉花姑娘划着。

采莲船哟哟，水上摇呀嗨嘿，技术革新呀喂哟，她们带头划着。

……

人们唱着、笑着、喊着，掌声和锣鼓声响成一片。几百双眼睛，望着三个青年姑娘。



人們唱着、笑着、喊着，掌聲和鑼鼓聲響成一片。

几百雙眼睛，望着三個青年姑娘

每個人的臉上，流露出一種羨慕和欽敬的表情。

這三個姑娘有什麼功績？為什麼大家對她們這麼注意呢？原來她們在1956年和1957年種的棉花試驗田，都獲得了高額豐產。1957年種的一畝棉麥兩熟田，收小麥421斤、籽棉1009斤。兩季加在一起，共收棉麥1430

斤，大大突破了“棉麦千斤”的高额丰产指标。大家尊敬她们的创造，把她们叫做“棉花姑娘”。

这三个棉花姑娘中，有一个小领袖，叫周廷英，才19岁。个子不高，却长得很匀称，圆圆的脸蛋，配着剪得整齐的头髮，惹人喜爱。另一个年纪更小、个子比较高，满脸稚气的，叫邓士芳。年纪比较大的，叫傅光英。

“人家能做到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到呢？”

两水乡在随县县城的西北边，历史上是个低产地区。1955年，首义农业社的棉田，每亩只产20多斤皮花。为了改变低产面貌，社里作了很多努力。1956年春天，管理委员会派周廷英到随县农业技术训练班去学习。周廷英这时候是社里的技术员。虽然她从小就学会做庄稼活，可是，对新技术还是外行。因此她拚命地学，不懂就问。在学习期间，周廷英听到全国农业劳动模范、随县星旗农业

社主任何紹和介紹了棉花丰产經驗。心里就想：何紹和也是一雙手，我們也是一雙手。他們能够做到亩产皮棉百斤以上，为什么我們做不到？她决心要种棉花丰产試驗田，赶上何紹和。

回社以后，周廷英連忙去找社主任。碰巧，社里正在討論1956年棉花增产計劃，决定要把全社的棉花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到亩产50斤皮棉，比1955年增产一倍。周廷英看到这个計劃，又高兴，又觉得不滿足。她請求管理委員會給她一块田，做高额丰产試驗，要达到亩产皮棉100斤。社主任邓克明當場就答应了。叫她回去和第二生产队队长周明昌商量。周明昌听了周廷英的請求，半天不做声，不同意吧，怕打击了青年人的热情；同意吧，又怕周廷英办不好，引起社員們反对。最后他說：“好吧，晚上开个会，大家討論一下。”开会了，大家踊跃发言，可是沒有一個人支持周廷英。社員金申大声地說：“周廷英的計劃，是白天做梦，打胡說。坐飞机增产，也飞

不了这样快。”他的話，引起滿場哄笑。周廷英的臉刷的一下紅了。周明昌看見势头不对，站起来說：“好了，好了，會議开到这里为止。”随后，他又对周廷英說：“不要生气。你好好地考虑一下。如果有把握，坚决要試驗的話，随便你挑两亩田，失敗了，損失也不多。”

“到底是人落后呢还是土地落后！”

这天晚上，周廷英翻来复去睡不着。試驗吧，怕大家不支持，失敗了，惹得大家笑話；不試驗吧，难道一个青年团员就这样沒有志气，碰到困难就低头？最后她决定了：拚命也要干到底。要用事实来打破人們的保守思想！

第二天一早，周廷英去找同鄉的邓士芳和傅光英，約她們一道种試驗田。她們听了周廷英的打算，滿口答应。这三个姑娘还决定选择一块土質最坏的田做試驗田。她們認為：如果选择好田做試驗田，丰产了，人家

会说是因为土质条件好的缘故。不能说服大家相信先进技术。

吃过早饭，周廷英去找60多岁的社员冷德彩。问社里那一块田最坏。冷德彩老头笑着说：“算你问对了。我种过一块田，种了27年，年年草比棉花高，简直没有收成。这田是2亩2分面积，只有一年收过150斤籽花。要算全社最坏的田了。”冷德彩问周廷英查访坏田做什么。周廷英说，要用坏田做棉花丰产试验田。冷德彩听了直摇头，说道：“你们算碰了鬼，找到这样的坏田做丰产试验，保准你们做成减产试验。”周廷英不服气，笑着说：“试试看，到底是人落后呢还是土地落后。”那知道这句话刺伤了老头儿的自尊心，把嘴一撅，生气地走了。下句话没有说出来：我做了一辈子的庄稼，过的桥比你们走的路还多，难道不如你们这些黄毛丫头。

一場爭辯

姑娘們选上了冷德彩的田。馬上就下田

去看。这是一块死黄土田。天晴三天，地面就結成硬板；下雨三天，遍地一团泥漿。人們把这种地叫做“天晴一把刀，下雨一团糟”。这块田，冬季休閑着，地上尽是枯草，准备播种棉花的沟已經开好了。行距是两尺寬。姑娘們把地整好以后，下足底肥，就播种了。

播种以后，社的管理委员会派周廷英到30里外的星旗农业社去参观。周廷英看到星旗农业社的棉花种得密。她問社主任何紹和，一亩有多少棵棉花。何紹和說足足有5 000棵。周廷英想：我們的棉花每亩只3 000棵，太稀了，怎样能够增产呢？她問何紹和有没有办法补救。何紹和說可以移苗补栽。并且教她移栽的办法。周廷英的心象抛到半空中的石头，这才落了地。

周廷英回到社里以后，正碰上連阴雨。三个姑娘，就披蓑衣、戴笠笠，冒着大雨，移苗补栽。社員蔡国勛在畝里放牛，看見了就問：

“姑娘們，你們弄得象旱烏龟似的，干什



三个姑娘披蓑戴笠移苗补栽
么？”
姑娘們說：“棉花稀了，移苗补栽啊！”
“誰教你們干的？古話說的有：‘斗底芝麻臥牛花。’棉花就是要稀的好。你們的棉花已經够密了，再补栽，不怕它們挤死嗎？”

“不哩。何紹和說，棉花要密植才能增产。他們社里亩产皮棉百斤，就是密植好。”

“莫听他瞎吹，我从来就沒見過一亩田能产百斤皮棉。”

“正因为你沒有看見，我們才要試驗哩。”

“你們是瞎鬧，哭不活的媽，栽不活的花。你們想掙工分，就不管社里能不能增產。”

“我們就是為了社里增產才搞試驗哩！”

蔡國勛爭不過她們，趕着牛兒走了。路上，碰到老社員蔡國云也在放牛。他把姑娘們移苗補栽的事對蔡國云說了。蔡國云很生氣，跑到田邊來，大聲地說：

“誰叫你們干的，將來收的棉花還不夠你們的工分哩。快回去！”

姑娘們一面向蔡國云老头解釋，一面堅持移苗補栽。蔡國云老头對她們无可奈何。只好嚥着咀走了。姑娘們花了3天時間，把棉花補栽完了。又清了溝，排除漬水。雖然衣服都濕透了，但是心里特別高興。

又一場爭辯

棉花長得很高了。按照何紹和的經驗，該整枝打杈了。這三個姑娘，從來沒見過整枝打杈，不知道怎麼做。琢磨了半天，想不出個究竟來。正在為難的時候，周廷英接到

党支部的通知，叫她到何紹和那里去学习。周廷英高兴地跳了起来，把这事对另外的两个姑娘说了。她们也很高兴。当天，周廷英跑到星旗农业社去了。在那里学了3天回来，周廷英就教邓士芳和傅光英整枝打杈。周廷英先整了一棵，站在地边仔细地揣摩了一番。虽然样子还象，但是总有些不放心。碰巧，农业技术指导站的田站长从这里过路。周廷英连忙喊田站长去看。田站长看了看，高兴地说：“好得很啊！小鬼，你学的不错。”热得满身流汗的三个姑娘，听了这句话，象喝了冰水一样的凉爽。

吃过午饭以后，三个姑娘又一道下田去。半路上碰到中年妇女徐朝英。徐朝英问她们下田做什么。姑娘们说去整枝打杈。徐朝英又问怎样整法。姑娘们就把她拉到田里去，整了一棵给她看。徐朝英看了直摇头，发急地说：“糟了，糟了！这叫什么新技术！棉花的枝叶，就象人的胳膊。把你们的胳膊砍了，看你们疼不疼。姑娘们，算了吧！往年我们没

有整枝打杈，不一样收棉花？”

周廷英說：“正因为往年沒有整枝打杈，所以棉花产量不高哩。整枝打杈，好比鋤草一样，鋤了草，好长苗；摘掉空枝和老叶，棉花的果枝才长得壮，多結桃。”

徐朝英觉得有些道理，半信半疑地走了。

姑娘們給棉花打頂心的时候，又被蔡光丑老头看見了。蔡光丑老头說：“棉花打了頂心，象人砍了头一样，就不能活。”邓士芳和傅光英听了这話，有些相信。加上青年团員冷正树也冷嘲热諷地說：“哈，我看你們是以試驗为名，想混些工分。”邓士芳和傅光英再也忍受不住了。对周廷英說：“廷英，我們不干了。搞試驗田，自己吃亏，还落个混工分的污名。”

周廷英說：“忍耐些吧，現在他們看不慣，将来棉花增产了，他們会信服的。我們試驗成功了，他們頂多还笑一两个月。要是不干了，他們准会笑一輩子。”

17岁的邓士芳，孩子气十足。馬上叫了起来：“对！我們要爭口气。他們越說，我們越干。看他們怎么样！”

在困难面前

这些日子里，姑娘們把棉花看得象自己的眼珠一样珍贵。日日夜夜，守在試驗田里。一遍又一遍地施肥，一遍又一遍地薅草，一遍又一遍地整枝打杈。有时候，她們在別的地做活，每天也要抽空到試驗田来看两三次。6月天的中午，太阳象一团火球，挂在头顶上。沒有一絲风、一片云，又悶又热。別的社員这时候都回家歇蔭乘涼去了。这三个姑娘却頂着毒热的太阳，在棉地里做活。她們顧不得回家吃飯，有时派人回去帶飯到地里来吃，有时干脆餓一頓。每天天黑了好久才回家。

有一天，周廷英摸黑回家，家里已經吃过晚飯。父亲看見她，把臉一板，罵开了：“給我滾！全社男男女女这么多人，就数你能



……父亲看见她，把脸一板，就骂开了……

干？翅膀长硬了，你就飞吧！不怕人家指着背脊骨骂我？你再在外面瞎混，当心我打断你的腿！”原来父亲在田里做活的时候，听到一些闲言闲语，说女儿大了，不该在外边抛头露面。父亲受了一肚子的气，回来就向女儿发泄。

这些不三不四的话，气得周廷英浑身发抖。饭也不吃，哭着去睡了。邓士芳这时候

和周廷英睡在一起，問清原由以后，邓士芳天真地說：“你父亲真是個封建头子。我媽媽对我可好哩。我回去晚了，怕我累，还炒油盐飯給我吃。”周廷英想到自己的来娘死得太早，伏在床上，哭的更厉害了。她从来娘想到解放前的生活：那时候，父亲給地主当长工。一年到头，难得拿回一升米、一个錢。好不容易盼到大年三十，地主給了几个錢，父亲就去賭博。輸光了，回来賭气、罵人。母亲一把鼻涕，一把眼泪，帶着周廷英姊妹出外討飯。有一次，天下大雪，北风刮得呼呼响。她們走途无路，什么也沒有討着。周廷英把冻肿了的小手伸进人家的磨眼里去，掏出一点麦麸，拿回来当了一頓。从这里她又想到解放后的翻身日子；想到自己在解放后，受到人們的重視，被选为农业社里的技术員。还加入了青年团。她不哭了。心想：沒有党就沒有我，沒有农业社就沒有我的家。种丰产試驗田就是为了社，为了国家，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？

第二天，周廷英去找社主任和团支部書記，汇报了自己的思想情况。他們勉励她，叫她不要灰心。随后，社主任和团支部書記又分头向社員們解釋。說周廷英她們种試驗田是为了全社增产；要求大家支援她們的試驗。有一次試驗田里缺了肥料，社主任亲自送了15斤化学肥料給周廷英。从这以后，棉花越长越爱人。姑娘們越干越有勁。冷言冷語也漸漸地少了。

一支小插曲

在周廷英她們种試驗田的时候，首义社第二生产队的刘朝国、王世銀和陈义有三个男青年，也种了一块棉花試驗田，和周廷英她們比賽。这些小伙子根本沒有把姑娘們放在眼里。他們認為：凭体力，凭生产經驗，他們有十分把握在这次竞赛中获得胜利。当姑娘們流着汗珠在棉田整枝打杈的时候，他們却站在一旁暗笑，認為这是折磨庄稼，不是什么新技术。小伙子們的試驗田，薅草和施